

The Reconstruction of Greek Religion in Late Antiquity

SONG Jun-yan

¹DongYing No.1 Middle School, dongying district, dongying, shandong, China

^a1150528691@qq.com

Abstract

In 4th century A.D, Roman Empir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medieval agricultural society. Former Greek religion, which couldn't adapt the need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the Empire and consolidate the centralized rule, declined and faced the crisis of survival. To this end, Iamblichus and Julian reformed the original religion in theology and politics, respectively.

Keywords: ancient Greece; Hellenism; Iamblichus; Julian

希腊宗教在古代晚期的重构

宋军言^{1,a}

¹东营市第一中学, 东营区, 东营, 山东, 中国

^a1150528691@qq.com

摘要

在公元四世纪, 罗马帝国逐渐向中世纪农业社会转型, 旧有的希腊宗教走向衰落无法适应维系帝国统一、巩固集权统治的需要, 面临存亡危机, 为此, 杨布利柯与尤利安分别在神学与政治上对原有宗教进行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性、民族性的希腊宗教逐步转变为一种超民族的世界宗教。

关键词: 古希腊; 希腊宗教; 杨布利柯; 尤利安

1. 前言

至公元四世纪初, 持续不断的内战和严重的蛮族入侵已经改变了罗马世界的整体性质, 开启了向中世纪农业社会的转型。古代城邦在大多数情况下收缩成小的城堡和要塞, 当时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正如 M·罗斯托夫采夫所说的那样“显著症状就是逐渐凋敝。”[1] 希腊宗教失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城邦产生的中产阶级, 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 无法阻止拥有贵族和奴隶平民之间日益严重的对峙趋势。与组织精密、作出救世承诺的基督教相比, 传统的希腊宗教一方面组织复杂而混乱, 无法满足统治阶级巩固集权统治的需要, 另一方面过度追求形而上的空洞思辨, 主张人通过哲学思考才能得救, 不能满足贫苦穷苦、文化程度较低的下层贫苦民众的宗教需求, 在基督教得到帝国官方支持、知识分子对传统宗教宗教实践的批评等种种因素助推下, 希腊宗教最终衰落了, 希腊宗教衰落的集中体现在神庙与宗教实践的衰落上, 在希腊宗教的追随者内部, 知识分子将传统宗教的宗教实践斥为迷信, 否定宗教实践的意义。在外部, 归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们试图通过法令废除异教的宗教实践, 公元 346 年、353 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先后两次颁布法令: 不得向观察牺牲内脏的占卜

师或鸟占师求签问卜, 鸟占师们的鬼门占卦通通作废或者被掩埋。他在警告之外配以厉法: 违抗者一律处死, 凡践行魔法妖术者, 皆为人类公敌, 官员凡参与者皆革除官职以及头衔。公元 386 年, 狄奥多西一世再次颁布禁绝传统宗教宗教实践的法令, 强调向异教神明献祭为非法, 神庙被尽数关闭。传统希腊宗教及其追随者的窘况正像修辞学家利巴尼乌斯向西奥多西皇帝陈述的那样: “基督教的修士们遍布乡村, 他们摧毁了庙宇, 也摧毁了乡村。他们把每一个地区的庙宇统统予以铲除, 就像是挖了那个地方的眼睛, 将它活活杀死。庙宇是乡村的生活, 房屋与村庄都环绕着庙宇而建。在庙宇里诸神的庇佑之下, 一代代人出生, 直到死亡。农夫把自己和妻子儿女的希望以及耕地的牛都放在庙宇里。农民丧失了工作的劲头。他们认为, 竭尽全力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使自己丰衣足食的诸神已经远离了他们。”[2]

2. 杨布利柯的宗教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 杨布利柯对传统宗教进行了新的改造, 在杨布利柯看来, 导致传统宗教衰落的真正原因不是新兴的基督信仰, 而是希腊人自身对理性的过度追求和宗教实践的漠视, 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大肆宣扬一种“理性神学”——主张用纯理性方法认识神明, 人们变

得终日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苦思冥想而忽视了现世的责任,只重视纯粹的思考、夸夸其谈,而忽视了亲身的体验即宗教实践。杨布利柯认为,人终究不能在玄虚的思考和某种外在的现实中安身立命,人必须转向自己,回到最实在的人的体验,那些被希腊人忽视的宗教实践不仅是信仰得以存在的基础,更是一种最真切地揭示神的存在、与神相交的体验,是神明的真正所在。希腊人有关神的思考彰显了人与思想的力量,但也忘却了人本身和这些反思性的认识得以立足的根本——宗教实践以及它带来的直接认识,在杨布利柯看来,这才是所有文化和智慧的真正基础。

从这种现象学式的思考出发,杨布利柯撰写了被称为“古代晚期异教之基础”[3]的《论秘法》(De Mysterii)在其中,杨布利柯托名埃及祭司阿巴蒙(Abammon),试图通过扮演“神圣的启示者”来“代神立言”,为衰落的传统宗教制定新的教义,进而引导当时的人们像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那样重新重视宗教实践。在他看来,柏拉图的学说与埃及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代代传承的传统宗教是互通的,柏拉图本人也曾高度赞扬重视宗教实践的民族,忽视了传统宗教实践的希腊人则应受到“抛弃了传统”和“失去了神圣性”的指责(DM 259,5-14)

杨布利柯认为,柏拉图在《蒂迈欧》中描绘的神圣的世界图景正逐渐被当时的柏拉图派所毁坏,当时的柏拉图派以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菲利(Porphyrus)为代表,他们否定宗教实践的作用、主张人的救赎必须通过哲学思考实现,热爱智慧者的灵魂是神的殿堂,不进行哲学思考的人灵魂就会变成恶魔的居所,他们甚至还在否认天体神性的同时否认了与天体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神明。为了复兴传统的宗教实践、同时构建一种能够满足底层民众需求的新神学、新宗教,杨布利柯提出了他的神功学说,并为其寻求神学上和哲学上的依据,他认为,所有传统宗教的所有宗教实践(如献祭、鸟占、秘仪、预言术)都属于神圣的通灵术“神功”(theurgy)的一种。

在《论秘法》中,杨布利柯运用柏拉图的学说为神功进行辩护,在他看来,那种只注重纯粹思考的理性神学无论再怎么严密、合理,仍然只是人的思考,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即柏拉图哲学中的“影子语言”(shadow language),哲学也是如此,神功则是神传授给人的,是一种属神的活动,它通过外在的仪式将尘世与神明联系起来、进而协调人与神、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借助神的力量突破宿命的限制,使神的力量服务于人的世界,此外,神功不仅是避灾祈福的法术,更是人得以圣化的手段,它将灵魂唤醒,并使他回到源初,也就是神那里,柏拉图哲学中“与神同化”的终极目标必须由神功完成,如果人们严格地按照神所传授的仪式流程一步步地完成所要求的实践,那么就能达到一种与神合一的最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直接感受到神的存在,与神圆融一体、合而为一,从而进入真正的智慧之境,得到对万事万物澄明无误的直接认识。杨布利柯认为,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流行的宗教仪式千差万别。但所有宗教仪式本质上都是互通的,都有着共同的来源:独一无二的神,这位神不可言说的力量最真切的体现在神功中,

神功呼风唤雨而又使人圣化的神秘力量正是这位神权威的证明,同时,这位神也是一切存在、一切智慧的终极依据与安息之所,包括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内的人类的一切智慧无一例外,皆源出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布利柯对神功与人的理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强调甚至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而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哲学思考,用以反对那种过分崇尚理性推理而忽视了与人的生存联系最密切的心理体验的思维方式。

出于建立一个将信奉不同神灵的各种神灵崇拜和秘仪宗教统一起来的新希腊宗教的需要,《论秘法》后半部分着重论述了这位独一无二不可言说的神,在杨布利柯看来,神是唯一的、是隐秘的,是不可言说的唯一真神,赫利俄斯、阿图姆、荷鲁斯等世界各地崇拜的不同神明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位神所显现出的不同形象,是同一位神的不同化身,英雄、半神、天使则被视为这位神的使者,唯一真神的名称也是独一无二且隐秘的,这个名称遍布整个宇宙(DM 253, 12-254,3),神之所以有那些各异的名号只是因为不同的传达者(祭司)对那个唯一而隐秘的圣名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他说:

“虽然神的恩赐丰富多样,神的权能包罗万象,神仍然是唯一的。这个教义告诉我们,神是唯一的和同一的,只是向接受者展现出了他多样的变化”(DM 253, 12-254,3.)

3. 尤利安的宗教改革

相较以前斯多亚派提出的一神论,杨布利柯对一神论的追求更进一步,不仅希腊诸神,世界各地所有神明都被一位不可言说的至高神统一在一起,杨布利柯从人与神、神与神两个角度出发,构建出一套能够满足个体宗教需求的神功学说和一种融合了传统宗教实践与希腊神学一哲学的综合体,实际上成为一种新宗教的组织者[4],为希腊宗教转型为世界性宗教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正象比利时学者J·比德兹所指出的那样:就杨布利柯来讲:真正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囊括希腊主义所有学说和宗教实践的一个伟大群体,容纳希腊和近东的种种传统信仰,把所有民族的神灵接纳进万神殿,接着就消灭种种不同意见。[5]追随杨布利柯的脚步,罗马尤利安皇帝进一步从政治领域开展宗教改革,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希腊宗教重新凝聚起来,杨布利柯的神学为政治计,尤利安政治上的宗教改革正是杨布利柯神学上的宗教改革的延续与完成,它赋予杨布利柯的神学以政治的维度,是杨布利柯的神学理论在政治领域的最终落脚,经由尤利安的宗教改革,这套为传统宗教辩护的神学体系才真正发挥了他的效用,与传统宗教对抗基督教、维护帝国集权统治的时代任务结合在了一起。

尤利安为希腊宗教建立起类似于基督教会教阶体制的祭司等级制度和严密的宗教组织,以统摄数量众多而独立于国家宗教权力之外各种秘仪宗教,打造能够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他将整个帝国分成若干宗教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位领导该地区所有祭司的大祭司,大祭

司对辖内的庙宇和地区拥有管辖权，地区大祭司接受省大祭司的领导。省大祭司则听命于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此外，祭司们并不在世俗官员的管辖权之内，而是高于他们。“因为世俗的权贵一旦进入庙宇，他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公民”，在一封书信中，尤利安甚至命令那些冒犯了阿波罗的世俗官员进行忏悔。[6]

尤利安还试图将作为基督教力量的戒律和高尚品德引入希腊宗教，祭司的选择依赖于他们的圣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因此，祭司等级制度中的所有祭司都应该做出表率，他们不应当只关注崇拜，也应该关爱穷人，为需要帮助的陌生人建立公共旅馆，他们应该在指定的时间提供服务，与群众一起积极的侍奉神明，还应该在神庙里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哲学思考，以最严格的节制和庄严来管理他们自己，只阅读严肃的文学，从不到剧院和酒馆，他们的教育严格遵循希腊式的教育，正如他那个时代的智者一样，尤利安甚至还效仿基督教以开除教籍和进行惩罚的手段要求人们服从清规戒律[7]，并且规定祭司应当定期向他们的信众布道，不仅灌输希腊宗教的虔诚信仰，而且包括仁慈、谦虚的美德。

尤利安的宗教改革也有其狂热的一面，为了传播杨布利柯构筑的这种新希腊宗教，尤利安不惜通过更直接的政治手段甚至发动战争，他下令举行大规模的献祭，在这样的献祭中，他一次要向神祇献上一百多头牛和其他动物。尤利安对波斯的战争是这场宗教改革最狂热的高潮，他在希腊波利斯召唤朱庇特，请求天神摧毁波斯，又在卡利尼库姆(Callinicum)祈求诸神之母：让世界变回曾经的圣所，让我们摆脱这不洁的困境——指基督教对古老信仰的背叛。尤利安深信，这场战争的每一步都有希腊神明的参与，他的战争也因此成为圣战，尤利安欲通过对波斯的战争将他的希腊教等级制扩张至东方——这一等级制本身也可借此在西方彻底扎根。东方战场的胜利将直接导致一个世界性的等级制霸权的建立；正如里巴尼乌斯所言，尤利安即便不能彻底征服波斯，也要将其击穿，一直打到印度为止；他想再一次看见阿尔贝拉(Arbela)，尤利安希望重现亚历山大的伟业，罗马将与印度和更远的东方接壤，他希望借此归还给古老神明一个完整的世界。他要用征服波斯来证明自己的信仰。

然而，尤利安的远征失败了，尤利安本人于一场遭遇战中丧生，尤利安之死令他的宗教改革戛然而止，他努力构建的整个体系也随之垮塌。

尤利安死后不久，罗马迅速转变为一个基督教帝国，古老的神庙被悉数关闭、神像被大量拆除，希腊宗教的宗教实践也被官方禁绝，只能在私下进行，杨布利柯和尤利安挽救希腊宗教的计划最终彻底的失败了，然而，他们意义深远的努力已经将希腊宗教凝结成一种世界性的、超民族的新希腊宗教，这种用新思想改造而成的旧宗教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古老传统的最后追随者提供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直至公元 529 年查士丁尼关闭学院。

References

- [1] Rostovtzeff. M.(1963)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Volume II*.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2] Libanius, *Pro templis* 30.8; quoted by Caffrey. H. D.(1986)"The Piety and Prayers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in Late Antiquity". In: Armstrong. A.H.(Eds.), *Classical Mediterranean Spirituality*. Crossroad, New York. 200.
- [3] Iamblichus. (2003)*De Mysterii*. trans. Clarke.E.C.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Atlanta.
- [4] Shaw.G.(2014) *Theurgy and the Soul*. Angelico Press, New York.
- [5] Bowman. A, Cameron.A, Garnsey. P.(2005)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6] Julian.(1969)*The Works of the Emperor Julian*. trans. Wright. W.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7] Vasiliev.A.A.(1958)*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ume 1*.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isconsin.